竹夫人與我

：給炳采、賢馥、元美、在仁——我心目中的韓國

李淳玲

「有眼無珠腹內空，荷花出水喜相逢。梧桐葉落分離別，恩愛夫妻不到終。」——紅樓夢二十二回燈謎。

話說這首燈謎是後人增添，說是屬於薛寶釵的，原來在脂評的紅樓夢本子裡並沒有出現過，並不是曹雪芹的原作。曹雪芹的原作屬於寶釵的燈謎是：

「朝罷誰攜兩袖煙？琴邊衾裡總無緣，曉籌不用雞人報，五夜無煩侍女添，焦首朝朝還暮暮，煎心日日復年年，光陰荏苒須當惜，風雨陰晴任變遷。」

這一首打「更香」的燈謎、被後人編派成是黛玉的、才真正是屬於寶釵未來命運的讖語。其實後人的增添與編派都是不洽當的，與曹雪芹創作寶釵與黛玉的性格遭遇並不相合。但是我的故事並不是要說這些，只是想藉這首燈謎引出個楔子，說說我近日的遭遇。

與老友金炳采已經七年半不見，上次的相見是匆匆在美國，他來洛杉機探親之時，特意轉個彎到北加州來探望我。與他是舊時的交情，那青春的歲月，我們一起在台大哲學系的研究室裡讀書，到戲園裡聽戲，一起聊天、歡笑、尋師覓友。因為彼此都好戲好藝，感覺上交情親近些，並不因他是韓國人、我們是中國人而有所隔閡。這回是他寄了兩捲「春香傳」的錄影帶來。這一齣傳統高昂激厲的韓劇，一是由電影拍成的戲劇，有完整的故事情節，是炳采介紹我們先看，以明白它的故事背景的；另一則是由中、日、韓三國的劇團分別以其傳統戲劇的形式詮釋著「春香傳」的幾個片斷：我們看到中國的越劇著重後花園愛情的喜劇、日劇強調探監的悲

愴、而韓劇則表現了正義伸張的激昂，真是很有意思。他還附了一信說這份錄影帶他已經兜了一年之久才寄出，希望我們有機會返台時，能順道去韓國看看他；因為他訪美的機會並不多，彼此相見的機會甚難云云。我卻正因為有返台的機緣，因此觸動了念頭，想順道去韓國探望老友。我們因此在漢城相遇了，這裡是他的故鄉、他的根芽，我看到他踏踏實實地生活在他自己的文化國度裡，生命在其自己，幸福而茁壯。我則成了過客，年輕時彼此在台的相遇，都已經成為過去，那是一段生命中光鮮燦爛的回憶，許多師友的交契與緣份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

漢城好大，沿著漢江有二十二座橋串連著兩岸。江北是文化區、江南是商業區，一般的住家在江南、生活便利；我們想看的東西都在江北，因此江南江北兩頭跑，兩天之內，把那韓國的古今瀏覽了些許。

我們來到江北的民俗館，參觀著「班家」的大宅院。他跟我說「班家」就是貴族家，以往文武兩班上朝的官家，都是作官的貴族人家，因此「兩班」或「班家」都是指貴族的意思。我想到張愛玲引申曲的一段唱詞：「五更三點望曉星，文五百官上朝庭，東華龍門文官走，西華龍門武將行，文官執筆安天下，武將上馬定乾坤」，她說那是一種「簡單光潔的理性世界，思之令人落淚！」說得極動人，我一邊轉述給炳采聽，一邊想那每天排班上朝的文武「兩班」不正是貴族為啥？

突然進入眼簾的是一個長長的空竹簍子、圓滾滾的、有洞眼，掛在班家主人的書房裡。炳采問我那是什麼？說是要考我，他說他問過所有他帶到民俗館的中國人，沒有一個人答對過。又暗示我說：那是一個可以轉送給朋友、卻不可以傳給兒子的東西。我實在沒有見過這樣的東西，胡亂猜說是「涼枕」，但又覺得太長了、不像，只好向他討答案。他說：「是竹夫人！」我眼睛一亮說這就是「竹夫人？」紅樓夢裡提到的燈謎，說是「打一物」的，我從來沒有見到過它，因此不知道「竹夫人」就是長得這般模樣。原來這就是班家主人，在「荷花出水」與「梧桐葉落」之間的長夏裡為著消暑，擁臥而眠的「竹夫人」。我頓時興奮不已，滔滔不絕地對

著炳采講述紅樓夢的這段燈謎；還說等一會兒到了他的研究室就可以查證云云，並問他有沒有紅樓夢一書。他說當年牟老師就說他讀中國哲學不可不讀紅樓夢，因此他也著著實實地把紅樓夢讀了兩遍，還買了一些有關考據的書，我大可去查看。我真的是太高興了，走到下一攤，看到有一只已經編織好的「竹夫人」，就把它買下來了，準備返美以後考考我那批紅迷朋友。我於是懷抱著輕輕的「竹夫人」繼續觀賞著「班家」的宅院，一邊幻想著紅樓夢在這樣的宅院裡搬演。走著走著不時碰到一些往來的老少，或是輕呼、或是俏笑，還有一個九、十歲的男童兜頭就叫喊著：

「抱著睡覺很涼快！」顯然這個我從來沒有見過、沒有識過的「阿物兒」，是他們生活中熟悉的東西。我們還硬要說「禮失而求諸野」都覺得有些歉然、有冒犯人家的感覺。

我抱著「竹夫人」上飛機，在漢城機場不敢托運，深怕被壓壞了。填單據時，把她輕輕一放，她圓滾滾地一滑溜就滾跑了，我趕緊把她追回來抱起，告訴炳采說：「竹夫人很會跑。」他說：「你要好好照顧她！」我們就此道別。我懷抱著竹夫人，不敢輕易讓她溜走，沿途引來好些國際旅人詫異的眼光，大概都在猜測「竹夫人」的身份、姓名。在成田機場稍作逗留時，有一對中國老夫妻終於忍之不住了，問我那是個什麼？我說請猜，他們說就是猜來猜去猜不著才問的，我就說是「竹夫人」，少不得又叨叨絮絮說了一場紅樓夢。

一上飛機一個空姐又問我那竹簍子怎麼打開，我說不用打開，她說以前她家裡就有一個比較胖大的可以打開，我笑笑搖搖頭表示不知她在說些什麼。回到舊金山機場接二連三的、都有人問說是什麼，我開始胡亂回答，從summer Teddy bear說到summer wife, concubine，直到有一個老太太誠懇地看著我說：「她很美！」我才有一種啞然失笑的感覺。一路行來遭遇到的注目，都是因「竹夫人」的緣故，就連海關大人都忍不住開起玩笑說：「此物不許入關！」還當真把我嚇了一跳哩！

返美以後查書*、說：「竹夫人・・用竹蔑編成，圓柱型，中空，有洞，可以通風，夏天睡時可抱著取涼。」與炳采所說的一般無二，證實了就是我一路抱回來的如夫人。

只是書上跟著又說：「宋代詩人黃庭堅以為它不配稱作夫人，就名之為青奴，後又叫它竹奴。」

噫！這些個文人，得了便宜又賣乖，滿腦子封建，還有些酸腐氣，簡直就是有點討厭哩！我因故事有趣所以記下一筆，有圖為證，名曰：「竹夫人與我。」〔待拍〕

10-07-02記

*見蔡義江，《紅樓夢詩詞曲賦評注》156頁，北京團結出版社，一九九一年。